

## 走进大凉山的诗人:



本报记者 陈俊宇

六月,季风带着雨水进入大凉山。一年一度的雨季到了。

月底这一周,一群诗人进入西昌——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州府所在地。“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周,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位诗人、评论家汇聚在此。

西昌为人所知,多是因为卫星发射中心。但诗人们更关心“诗与远方”,来自远方、来到异乡,夜幕之下围着篝火起舞,随性朗诵一首诗歌,在众人云集之地就“诗歌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侃侃而谈。

大凉山,一片拥有悠久厚重诗歌传统的土地;彝族,一个充满诗性的山地民族。这样的介绍对大多数人而言是陌生的。其实,名扬国内外的彝族史诗《勒俄特依》《玛特依》就诞生在这里。还有浩如烟海的民间歌谣和说唱,歌谣“朵洛荷”曼妙如花,高贵典雅,彝族“阿都高腔”带我们走进彝人的爱情世界……

## 传播得比风还快的喜讯

6月27日晚,有雨。凉山金鹰大剧院,上演了一场“我,雪豹”交响音乐会。这是一场充满个人色彩与民族风情的音乐会,事关著名彝族诗人吉狄马加。作曲家胡岳为吉狄马加的诗作《我,雪豹……》创作了交响乐,山鹰乐队等从大凉山走出来的歌唱者演唱了吉狄马加创作的歌曲……

音乐会之中,还有一场颁奖仪式——2016欧洲诗歌与艺术荷马奖颁奖仪式,获得表彰者即是吉狄马加。



董改正

在乡间灶台上,吊罐大约只有锅的十分之一大,它位于两锅之间,靠近烟囱的底部,边缘与两锅相切。它既非用来做饭炒菜,也非炖汤熬粥,而是煨热水的。它的底部靠近灶膛外部,做菜烧饭时,偶有火舌过来舔一下,加上膛内的高温烤炙,吊罐内的水也就热了,沸水了,但吊罐内的沸水,讲究的人是不用来泡茶的,说有一种烟熏火燎的气味,同样是沸水,吊罐内的大多用来洗漱。所以,吊罐是次要的,从它的位置就能看出来。

考验一个修灶师傅的工艺,有三个指标,其一是灶膛的深度、高度和宽度都要适中;其二是烟囱排烟顺畅,柴烟倒灌的灶台要推翻重来;其三就是吊罐,因为它的敏感位置。若是吊罐占了灶膛受火的空间太多,罐内的水会不断地沸腾,直到你没有水瓶来装;若是不装,它会岩浆一样奔突,漫延整个灶台,灌入灶膛之内,一不小心就会烟消火冷。一边忙于炒菜,一边要照应不断沸腾的吊罐,会让人手忙脚乱心烦意躁。若是一餐饭菜做好了,吊罐内的水温居然还不能用于洗脸泡脚,那只能说师傅将它边缘化了。所以,往往是大锅易置,吊罐难安。

这是件怪事,明明处于边缘的吊罐,却成了检验得失成败的一个标准,让人不免感喟。我们常常说主要次要,可什么是主要的呢?就像乡间灶,乡土中国的特征之一,已渐式微成次要的了,在无烟厨房、各类锃亮厨具大行其道的现今,为什么我们那么思念乡间灶?很多人在周末开车去农家乐,要吃柴火烧的大锅菜、大锅饭,味道或许不同,情怀才是关键。主次没有绝对之分,看似次要的,却往往成了

## 奶奶是个老巫婆

[新加坡]王纬湖 杨小龙 译

亲爱的保罗: 我们度过了寒冬,很高兴春天又回来了。我真的想念新加坡,想念它那明亮的阳光和幽翠。

妈妈发了一冬天脾气,发牢骚说英国的天气肯定会使死她。她还说,她的食物不合胃口,宁愿饿死,不大情愿吃。然而,我觉得妈妈在这儿很幸福,虽然她不想表露出来。

她老认为我使她脱离了新加坡的社会活动,还认为她是一位孤独的社会流浪者,因为不讲英语。

奶奶让你认为妈妈不爱你!奶奶的确是你老巫婆,妈妈一视同仁地爱我们俩。你知道她多次尽力把你从奶奶身边夺回来。可是那老巫婆拒绝从她手中放你。我的确后悔我们没在一起度童年。

该准备晚餐了,再见了。务必常常给我写信。 深爱你的 爱丽丝

## 来自远方,回到故乡

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只有深深扎根于地方的生命血脉,不断汲取本民族文化和语言的营养,才能创造出来自于个人又超越个人的伟大诗篇



欧阳

睡眠欠佳有不短的时间了,好在心性还算平和,夜半无眠的时光就翻看一下文字,或翻书,或读屏,体会一下纸质书和电子屏之间不同的感觉。

对习惯了纸质书的我来说,翻书比翻屏还是要惬意一些,一方面是系统的专门著述前后翻阅比较方便,备三两书签切割得品味的书页,装成一个读书人的样子,嗯,很不错。至于读屏,可能业务不精吧,总觉得找寻需要反复阅读的东西比较麻烦,虽然复制粘贴可以有,但防盗版的商家总让您不顺心。

有时候想想,电脑、手机控给人的感觉像是玩家,不仅浪费能源,这缺少手握书卷的文雅,故而觉得还是旧式的书有趣味。

不过电子文本便于传输,也很好,自己时常将自认有意味的文字在网上转给朋友分享,有时朋友还有很好的回应。近日里就很有几位不怎么看书的朋友回函说,怎么老是半夜睡不着觉啊?大家一致认为我的失眠很可能就是读书之故。

凭良心说,俺不知道朋友们的推论是否成立。作为胸无大志的人,俺把翻书视为打发无聊时光的无奈之举,没觉得疲惫,反倒是不时享受被捧读的欣喜。不过这些私念不好公有,在对那些嗤之以鼻的朋友看来,我读的那些非历史、非文学书籍让人胡思乱想不说,还耗费脑细胞,“别跟我说好玩儿,根本就是苦差事。”

对这些自嘲读书少,但对读书也有切身

友”。开幕式上,她以中国作协主席的身份发表了欢迎致辞。

就“诗歌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世界性”这一宏大的主题,铁凝做了个人化的阐释:“诗歌既是地方的,又是民族的,诗歌更是世界的。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只有深深扎根于地方的生命血脉,不断汲取本民族文化和语言的营养才能创造出来自于个人又超越个人的伟大诗篇。”

整个诗歌周期间,一共举办了三场主题论坛,近30位中外诗人从不同角度对既定主题展开讨论。

作家阿来早年也曾写诗,其后回归到小说创作,在一群诗人之中,有着“局外”之味。他倒是说,“文学当然是个人的书写,表达个人的命运。我们要达成世界性、国际化,那背后就是最大的单位,人类。我自己的创作当中比较注意这样一个问题,既有充分的个人性,也要充分考虑文化上的交互性。今天写作的时候,可能很少是为具体的某一个民族、某一种文化。在构思时是作为面向全人类的写作,当然就必须用全人类共通的一种观念,普世的一些艺术思想和方式,来处理这种地方性、民族性的题材。”

西班牙诗人阿尔贝托·彭博引用加利西亚文人维森特·里斯特的话表达了其观点:只有懂得从差异中学习,从独特中收获,一个民族的生机才会旺盛。也许对别人来说是致命的东西,对于我们而言,却意味着生命之本,我们精力充沛地感受着它,勇气十足地宣扬着它。每一个民族都终将还原为它本来的样子。

论及诗歌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三者的关系,吉狄马加直言,任何一个伟大的诗人,都必须在精神上和思想上超越地域和民族的限制。卓越的诗人,既是他的民族优秀的儿子,同时也是人类文明滋养的世界性的公民。

西班牙诗人阿尔贝托·彭博引用加利西亚文人维森特·里斯特的话表达了其观点:只有懂得从差异中学习,从独特中收获,一个民族的生机才会旺盛。也许对别人来说是致命的东西,对于我们而言,却意味着生命之本,我们精力充沛地感受着它,勇气十足地宣扬着它。每一个民族都终将还原为它本来的样子。

论及诗歌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三者的关系,吉狄马加直言,任何一个伟大的诗人,都必须在精神上和思想上超越地域和民族的限制。卓越的诗人,既是他的民族优秀的儿子,同时也是人类文明滋养的世界性的公民。

一个诗人要真正成长,就必须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和养育。他为此做了一个简要的概括,即“纵的继承”和“横的移植”。纵的继承,是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中国数千年所形成的伟大文学传统中吸取养分;横的移植,则是对世界各国、各民族优秀文学进行学习和借鉴。

一个看似简要实则庞杂的主题之下,各位诗人自持观点,没有定论。无疑,在全球化语境之中,这不是一个对抗的话题。诗歌的魅力所在,自有其相通之处。

作家阿来早年也曾写诗,其后回归到小说创作,在一群诗人之中,有着“局外”之味。他倒是说,“文学当然是个人的书写,表达个人的命运。我们要达成世界性、国际化,那背后就是最大的单位,人类。我自己的创作当中比较注意这样一个问题,既有充分的个人性,也要充分考虑文化上的交互性。今天写作的时候,可能很少是为具体的某一个民族、某一种文化。在构思时是作为面向全人类的写作,当然就必须用全人类共通的一种观念,普世的一些艺术思想和方式,来处理这种地方性、民族性的题材。”

西班牙诗人阿尔贝托·彭博引用加利西亚文人维森特·里斯特的话表达了其观点:只有懂得从差异中学习,从独特中收获,一个民族的生机才会旺盛。也许对别人来说是致命的东西,对于我们而言,却意味着生命之本,我们精力充沛地感受着它,勇气十足地宣扬着它。每一个民族都终将还原为它本来的样子。

论及诗歌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三者的关系,吉狄马加直言,任何一个伟大的诗人,都必须在精神上和思想上超越地域和民族的限制。卓越的诗人,既是他的民族优秀的儿子,同时也是人类文明滋养的世界性的公民。

西班牙诗人阿尔贝托·彭博引用加利西亚文人维森特·里斯特的话表达了其观点:只有懂得从差异中学习,从独特中收获,一个民族的生机才会旺盛。也许对别人来说是致命的东西,对于我们而言,却意味着生命之本,我们精力